

后院的虞美人

文/刘荒田

夏天,花粉症依然肆虐,阳光灿烂。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撩开窗帘,后院有点异样。咦,是花!矮矮的,绛红、大红、橙黄、纯紫……散布在后院尾端,夹着嚣张地发绿的狗尾草。一种是波斯菊,老远就认出了。另外一种,在金门公园的花圃里见到不少,为了看真切,下楼,开门出外,踏上两棵柏树夹着的小道,脸上罩上极细的丝,该是蜘蛛网。不就是虞美人吗?如此秾艳,矜持!花种须从园艺公司购买的虞美人,何以不请自来,且不经批准就恣肆地开呢?

莫非洋邻居玛丽在我家后院栽下的?我站在虞美人旁边,边赏花边和玛丽隔着栅栏聊天。不好开门见山问:“是你替我们美化后院吗?”先旁敲侧击,赞美虞美人的娇艳,她睁大碧蓝的眼睛,微笑着。我对她说,虞美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凄美的传说。2000多年前,一个武功比后来的李小龙厉害一百倍的军阀,带着宠爱的女朋友虞美人南征北讨,后来战败,被敌兵包围在垓下。四面敌军唱楚歌,他高吟悲壮的诗。虞美人为了不拖累他,拔剑自刎。后人把这伟大女性的名字,送给奇花。为了教对方明白,我因陋就简地讲述“霸王别

姬”,她开始时还蛮有兴趣,但末尾嘟囔一句:“这么复杂啊!不就是一种野花吗?”只好断定,虞美人在这里繁殖,是因为风的缘故,不然就是鸟或者浣熊的粪便带来种子的缘故。

于是我想,所谓文化差异,虞美人不失为有代表性的案例。于洋女子玛丽,它不过是常见花卉中的一种,于中国人,却是涵义无穷的文化密码。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虞美人”,我们怎能不曼声吟哦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往下,黄庭坚的“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蒋捷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纳兰性德的“不道人间犹有未招魂”……我毕竟浅薄,换一位鸿儒,怕要掉半天书袋。若和神话扯上关系——虞美人闻乐能起舞,说不定可制造和娶梅花为妻的林和靖比肩的花痴。也有点遗憾,色调与姿态如此迷人的花,在中国的文化链条中,几乎都逃不脱衰颓、悲哀。

离开后院前,我采了一朵虞美人,插在案前。对它说,你算幸运,不像中国的同类一般,背负着太多意象,活出“野花”的性情,就够了。■

寄存在“江南”

文/育邦

据说古琴曲《四大景》来源于晚清时的民歌,与大地及日常世俗生活有着隐秘的内在关联,描绘的是一年四季各有千秋的美好景致。现在只剩下所谓“杏花天”之景了,但一听此曲,春风和畅、柳翠花明、万木竞秀的情境就生动再现,一个鲜活的江南就宛在眼前。听过管平湖先生弹奏的《四大景》,我的感觉不仅有生气蓬勃的春景,其他三景在脑海中也隐约呈现出来。就像顾恺之《四时诗》中描绘的那种古典与优雅:“春水漫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宋代无门禅师那句著名的禅诗就会跳出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烦事在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啊,人若能精神自由、达观自在,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感受世界之美——澄澈清亮,生机盎然,像巴别尔所说的那样: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一切是那么美好,未来是光明的……

有诗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有一天,我们发现繁盛而强大的城市生活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在这个冷漠而势利的物质世界里呼吸时,身上积郁了越来越多的戾气。这是多么可怕地交互啊!这时,我们会想起王维,神往他的辋川——辋川山庄的孟城坳、木兰柴、文杏馆、白石滩、辛夷坞,还有南垞、北垞……静谧遥远,如梦如幻。王维与大自然,它们之间有多美妙的交互啊!江南,这两个字,它是文化的,更是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而诞生的概念,它为我们卸下越来越多的物质行囊,同样给予我们丰沛的想象,为我们的生命行旅引领一个美好的向往、佩戴一个璀璨的花环。

作为古典的江南,它似乎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

庶的水乡景象。现实的地理学概念上讲,它的区域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而事实上,我们更愿意把江南作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被各式各样的文化符号所装点,“小桥流水人家”、亭台楼阁、秦淮八艳、昆曲越剧、青花瓷、龙泉剑、蓝印花布、油纸伞……

曾经私人化的古典园林已经不属于私人,于是我们向往乡村,向往在山水之间栖居。我们希望在山间有一座自己的院子,试图通过寄情山水来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试图实现一定意义上的隐逸。这种诗人情怀既美好无限,但似乎又留下了他们逃避尖锐现实的证据。在对江南的想象中,我们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正在返乡途中。

在日益以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面貌中,在今天这样追求物质的时代里,人和自然相隔越来越远,人们对于传统的人文气息越来越陌生。在这种情形下,江南似乎成为人们憧憬与向往的“世外桃源”,江南凝固在土地上的形象,被人们不停地书写,这种书写既是连接伟大传统的一种尝试,也是孤寂失落的内心写照。甚至可以说,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江南给予他们以人文“意淫”的对象。即便现实生活中的江南是复杂多变的,甚至几乎被雾霾所埋没的,但这些不能阻止人们的无限向往和肆意想象。

普鲁斯特曾经这样说过:“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后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的生命与爱、世界的美和真实一直寄存在某一处,也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就恰如其分地寄存在“江南”中。■



存在系列(作品2)
摄/白湧

江南的“脐眼”

文/车前子

人到中年会惊艳。我是在三十八九岁时才猛地发现水红菱之美。

我吃到过的菱有乌菱、和尚菱。乌菱的两角铁钩般翘起,也真有铁一样硬。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钓罢寒江雪后,我想他的蓑衣该是挂在乌菱上的——泥屋之中,乌菱为钩,凄清生活里耿介的饰物,现在想来是不乏古意,当时看来是大有新意。能新才能旧,一不小心说漏嘴了,这是文章的秘诀。

乌菱的皮质硬,肉质也硬。硬香。财大气粗,质硬味香。当然也有软香。软香的香是一种芳,软芳。红男绿女风流债,软芳硬香天下春。吃乌菱的时候像劈柴,拿着菜刀,手起刀落,把乌菱劈为两半。即使已把乌菱劈为两半了,吃起来也不容易,它的皮质厚,不像和尚菱那样一挤菱壳肉就会风起云涌。劈开的乌菱,还得用手指剥。我两鬓尚未苍苍但十指先黑了。乌菱的皮质里收藏着暗处的淡墨水,书写是若无若有的事情,当不了真也不能不当真。

高淳采莲女

文/刘全刚

每次读到南朝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时,荷叶深处便会隐约传出歌声叩击我的耳膜,那是采莲姑娘吟唱的甜美的江南民歌。一阵荷叶颤动,眼前露出一张清爽的面孔,背后拖着一条乌黑粗长的辫子。

我不知《采莲曲》中是否有我们高淳姑娘的背影。但红莲、绿荷却唤醒了江南小镇女性的审美意识。那坐在炸盆(一种比澡盆大的水上交通工具)中的采莲姑娘中就有叫红莲、莲花、荷花、荷香的。荷花开的季节,高淳水乡窗台上,常会看到一枝盛开的荷花,装点着闺房。偶然有姑娘,手撑一张硕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还是和尚菱。这种菱几乎没有角,就像和尚几乎没有头发。凡是菱总是有角的,菱在土话里叫成“菱角”;凡是和尚总是有头发的,除非是个秃子。只不过和尚菱的菱角很小,小得就像鲫鱼尾部的细刺。祖母用菜刀把和尚菱切开,我就挤着吃。从口感上讲,和尚菱的滋味比乌菱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也就是说才气小一点,那就要它读书滋补:我把和尚菱浸入梅菜扣肉的浓汁里,用火焐熟了再吃。

吃东西,套用个滥词(被当下用滥的词)“美食”,就是有的时候美食其天性,比如苦笋;有的时候美食其修养,比如鱼翅。我把和尚菱浸入梅菜扣肉的浓汁里用火焐熟了再吃大概也就是美食其修养吧。

还有一种菱叫砂锅菱,形状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它的皮色是黄兮兮白了了的,极仿佛砂锅的颜色。

一直不太爱吃水红菱。惊艳是近几年的事。

水红菱只能生吃,煮熟了仅有一锅水。水红菱是涩的,但涩并不

是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在软芳硬香之间,既不芳也不香,说不上有什么芳香。好事的话,就说水红菱的味道只是一股清气。

不妨作些腐朽的联想,水红菱的味道像是柳如是的小楷——我见到她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大楷,但看上去像是小楷。我并不是说她的格局偏小,我想说的是别有一番意味。惊艳也就在这里。

惊艳更在这里:吃只水红菱,在满嘴的涩色之中,我正犹豫彷徨着,忽地,一股空茫的、无来由的清气破天荒而来,笼盖四野。

水红菱很好看。它的红,像新开的羊毫毛笔饱蘸胭脂在宣纸上的一笔泼出,也像少女留在餐巾纸边的唇影。但又都不像,水红菱的红,是只有水红菱才有的水红。水红菱在我看来,就是一只流淌着水红色的菱角。

在水红菱的肚皮上,有一点嫩绿,这是水红菱的脐眼,嫩绿的脐眼。看大了,或许就是江南的脐眼。■

生活场景。小荷才露尖尖角,姑娘们就开始了采荷花、摘莲须、打莲蓬、摘荷叶等。到了雨打残荷,钯锄挂墙时,她们聚在一起,拿起绣花针,用灵巧的手,用多彩的丝线,绣起了荷花、荷叶、莲子。

江南水乡女子,有着荷花一样的娇容,水一样的柔情,看百姓怎样戏称高卷裤管劳作而归的女子:嫩白新藕美人腿。我不由想起《诗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官溪河绵延三十里,碧清的水滋养着碧绿的荷,绵延三十里荷波起伏,荷香沁人……■

其实水乡的荷情、荷趣贯穿于